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細訪奸僧

卻說武則天臨朝，狄公出班奏道：「臣狄仁傑有事啟奏。」武后心下正是不悅，忽見他出班奏事，乃道：「卿家人京以來每日皆有啟奏，今日有何事件？莫非又參劾大臣麼？」狄公聽了這話，知道張昌宗已入宮中，在武則天面前哭訴，當即叩頭奏道：「臣職任平章，官居巡撫，受恩深重，報答尤殷。若有事不言，是謂欺君，言之不盡，是謂誤國。啟奏之職，本臣專任，願陛下垂聽焉。只因前任清河縣與曾有才搶佔民間婦女，經臣據實奏參，奉旨革職，交臣訊辦。此乃案情重大之事，臣回衙之後，提起原被兩告，細為推鞠，該犯始似為張昌宗家奴，仰仗主子勢力，一味胡供，不求承認。臣思此二人乃知法犯法之人，既經奉旨訊辦，理合用刑拷問，當將曾有才上了夾棒，鞭背四□，方才直言不諱。原來曾有才所為，皆周卜成指使，郝乾廷媳婦搶去之後，藏匿衙中，至胡王兩家婦女，則在曾有才家內。供認之後，復向周卜成拷問彼以贊證在堂，無詞抵賴，當即也認了口供。臣思該犯，始為縣令，擾害民生，既經告發，又通勢力，似此不法頑徒，若不嚴行治罪，嗣後效尤更多。且張昌宗雖屬寵臣，國法森嚴，豈容乾犯？若借他勢力。為該犯護符，盡人皆能犯法，盡人不可管束了。因思作一儆百之計，命周卜成自錄口供，與曾有才遊街示眾，俾小民官吏，鹹知警畏。此乃陛下慎重國法之意，誰知張昌宗取不嚴，惡僕豪奴，不計其數，膽敢在半途圖劫，將紙旗撕斷，毆辱公差。幸臣有親隨二名，臨時將人犯奪回，始免逃逸。似此膽大妄為，已屬不法已極，臣在衙門，正欲提審訊，誰料有豪奴王起冒充張昌宗本人，來衙拜會，藉口求情，欲將該犯帶去。當經臣察出真偽，訊實口供，方知冒充情事……」說道此處，武則天問道：「卿家所奏，可是實情麼？設若是張昌宗本人，那時也將他治罪不成嗎？」狄公道：「若果張昌宗前來，此乃越分妄為，臣當奏知陛下，交刑部審問。此人乃是他的家奴，理合臣訊辦。」武則天道：「汝既謂此人是冒充，可有實據麼？」狄公道：「如何沒有？現有口供在此，下面親手執押，豈有錯說。」說著在懷裏取出口供，交值殿太監呈上。武則天從頭至尾，看了一遍，皆是張昌宗親口所供，無處可以批駁，心下雖是不悅，直是不便施罪。乃道：「現在該犯，想仍在衙門，此人雖罪不可追，但朕御極以來，無故不施殺戮，且將他交刑部監禁，俟秋間去斬。」狄公聽了這話，心下喜道：「若非我先見之明，此事定為他翻過。」隨即奏道：「臣有過分之舉，求陛下究察。竊思此等小人，犯罪之後，還敢私通情節，命人求情，若再站留，設或與匪類相通，謀為不軌，那時為害不淺，防不勝防？因此問定口供，請王命在轅門外斬首。」武則天聽了這話，心下了吃了一驚：「此人膽量，可為巨擘！如此許多情節，竟敢按理獨斷，啟奏寡人。似此聖才，雖礙張昌宗情面，也不能奈他怎樣。」當時言道：「卿家有守有為，實堪嘉尚。但嗣後行事，不可如此決裂，須奏知寡人方可。」狄公當時也就說了一聲遵旨，退朝出來。所有在廷大臣，見狄公如此剛直，連張昌宗俱受棒傷，依法懲治，無不心懷畏懼，不敢妄為。

誰知狄公退入朝房，卻與元行衝相遇，彼此談了一會，痛快非常。元行衝道：「大人如此嚴威；易於訪查，惟有白馬寺僧人懷義，穢亂春宮，有關風化。武則天不時以拈香為名駐蹕在內，風聲遠播，耳不忍聞。大人能再整頓一番，便可清平世界。」狄公道：「下官此次進京，立志削奸除佞。白馬寺僧人不法，我久經耳有所聞，只因行遠自邇，登高自卑，若不先將這出入宮帷的幸臣，狐假虎威的國戚懲治數人，威名不能遠振，這班鼠輩，也不能畏服。即便躡等行事，他反有所阻攔，於事仍然無濟，因此下官，先就近處辦起。但不知這白馬寺離此有多遠，裏面房屋究竟有多少，其人有多年紀？須訪問清楚，方可前去。」元行衝道：「這事下官盡知，離京不過一二□里之遙，從前宰門迤北而行，一路俱有御道。將御道走畢，前面有一極大的松林，這寺便在松林後面。裏面房屋，不下有四五□間。懷義住在那南北園內，離正殿行宮雖遠，聞其中另有暗道，不過一兩進房屋，便可相通。此人年紀約在三□以外，雖是佛門孽障，卻是閨閣的美男。聽說收了許多無賴少年，傳教那春宮秘法。洪如珍發跡之始，便是由此而入。」

狄公一一聽畢，記在心中。彼此分別回去。到了衙門，安歇了一會，將馬榮喬太喊來道：「本院在此為官，只因先皇晏駕，中宗遠謫，萬里江山，皆為武三思、張昌宗等人敗壞。現又聽說，將國號要改後周，將大統傳於武三思繼極，如此壞法亂紀，豈不將唐室江山，送於他人之手？目今雖有徐敬業、駱賓王，欲興師討賊，在朝大臣，惟有張柬之、元行衝等人，是個忠臣，本院居心，欲想將這班奸賊除盡，然後以母子之情，國家之重，善言開導。這武后她也回心轉意，傳位於中宗。那時大統固然，醜事又不至外露，及君臣骨肉之間，皆可彌縫無事。此乃本院的一番苦心，可以對神明，可以對先皇於地下者。此時雖將張昌宗、武三思二人，小為挫抑，總不能消除淨盡。方才適遇元行衝大人，又說有白馬寺僧人，名叫什麼懷義，武后每至寺中燒香住宿，裏面穢行百出，醜態畢彰，因此本院欲想除此奸僧，又恐不知底細。此寺離此只有一二□里遠近，從前宰門出去，將御道走畢，那個松樹後面，便是這白馬寺所在。你可同喬太前去訪一訪。聞他住在南花園內，教傳那無賴少年的秘法。訪有實信，趕快回來告稟。」馬榮道：「這事小人倒易查訪，但有一件，不知大人可否知道？」狄公道：「現有此事？本院不知，汝可原本說來。」馬榮道：「這個僧人，尚是居住在宮外，還有一姓薛的，名叫薛敖曹。此人專在宮裏，與張昌宗相繼為惡，所作所為，真乃悉數難盡。須將此人設法處治，不得令他在京，方可無事。小人因是宮中暗昧之事，不敢亂說，方才因大人言及，方敢告稟。」狄公嘆了一聲道：「國家如此荒淫，天下安能太平！此事本院容為細訪，汝等且去，將此事訪明。」

馬榮、喬太二人領命出來，當時先到街坊，探問一趟，到了下晝時分，兩人飽餐晚膳，穿了夜行衣服，各帶暗器，出了大門，由前宰門出去，向大路一直而去。行了有一二□里，果見前面一個極大的樹林，古柏蒼松夾於兩道，遠遠望去，好似一圈烏雲蓋住，濤聲鼎沸，碧蔭叢籠，倒是世外的仙境。馬榮道：「你看這派氣概，實是仙人佳境，可惜為這淫僧居住，把個僻靜山林，改為齷齪世界。究不知這松林過去，還有多遠。」兩人漸走漸近，已離林前不遠，抬頭一望，卻巧左邊露出一路紅牆，牆角邊一陣陣鐘聲，度於林表，但覺鯨鯨兩響，令人塵俗都消。兩人見到了廟寺，便穿出松林，順著月色，由小路向前而去。誰知走未多遠，看見廟門，只是不得過去——門前一道長河，將周圍環住。喬太道：「不料這個地方，如此講究，一帶房屋，已是同宮殿仿佛，加上這個松林，這道護河，豈非是天生畫境？那個木橋，已被寺內拉起，此時怎麼過去？」馬榮道：「你為何故作艱難？別人到此無法可想，你我怕他怎樣？卻巧此時月光正上，一帶又無旁人，此時正可前去尋訪，若欲乾那溫帳事件，此時正當其巧。」說罷兩人看了地勢，一先一後，在河岸上用了個燕子穿簾勢，兩腳在下面一墊，如飛相似，早就穿過護河。

到了那邊岸上，喬太道：「我且去得寺門口，看一看，若是開著，就此掩將過去，不然還要躡高，方能入內，」馬榮也就與他一齊同來，順著紅牆轉過幾個斜路，但見前面有個極大的牌坊，高聳在半空，一轉離空的梅蘭竹菊的花紋，當中上面，一塊橫額，上寫著「天人福地」四個金字。牌坊過去兩旁四個石蓮臺，左右一對石獅子，三座寺門，當中門額上面，有塊石匾，刻就的「敕賜白馬禪寺」六字。兩扇朱漆山門，一對銅羅，如赤金相似，釘於門上。

馬榮向喬太低聲說道：「山門現已緊閉，我們還是躡高上去。」喬太道：「這個不行。雖然可以上屋，那時找他的花園，有好一會尋找方向。且推他一推。」說著喬太進前一步，將身子靠定了山門，兩手將銅羅抓住，用了懸勁，輕輕向上一提，復向裏一推，幸喜一點未響，將門推開。當時招手喊了馬榮，兩人挨身進去，復向西下一望，但見黑漆三間門殿，當中有座神龕，大約供的是韋陀。彼此捏著腳步，過了龕子，向二門走來，也就如法施行，將門推開。才欲進去，忽見左邊有排板壁，隔著半間房屋，裏面好像有人談心。馬榮知是看山門的僧人所在，當時將喬太衣袖一拉，喬太會意，彼此到了板壁前面。屏氣凝神，在板縫內向裏一看，卻是一盞油燈，半明不滅的擺在條桌上首，一個四五□歲的僧人，坐在椅子上面，下首有個白發老者，是個鄉間的粗人，坐在凳上，好像要打盹的神情。只見那個和尚，將他一推說道：「天下事，總是不公平，你醒來，我同你談心，免得這樣昏迷。」那人被他推了兩下，打了呵氣，睜眼問道：「你問我有何話說？方要睡著，又為你推醒。現在已近三更，那人還未前來。」和尚道：

「想必她另有別人了。本來女流心腸，不能一定，直可憐那許多節烈的人，被他困在裏面，真乃可惱。」馬榮見他們話中有因，便向裏面問道：「……」那和尚又說出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